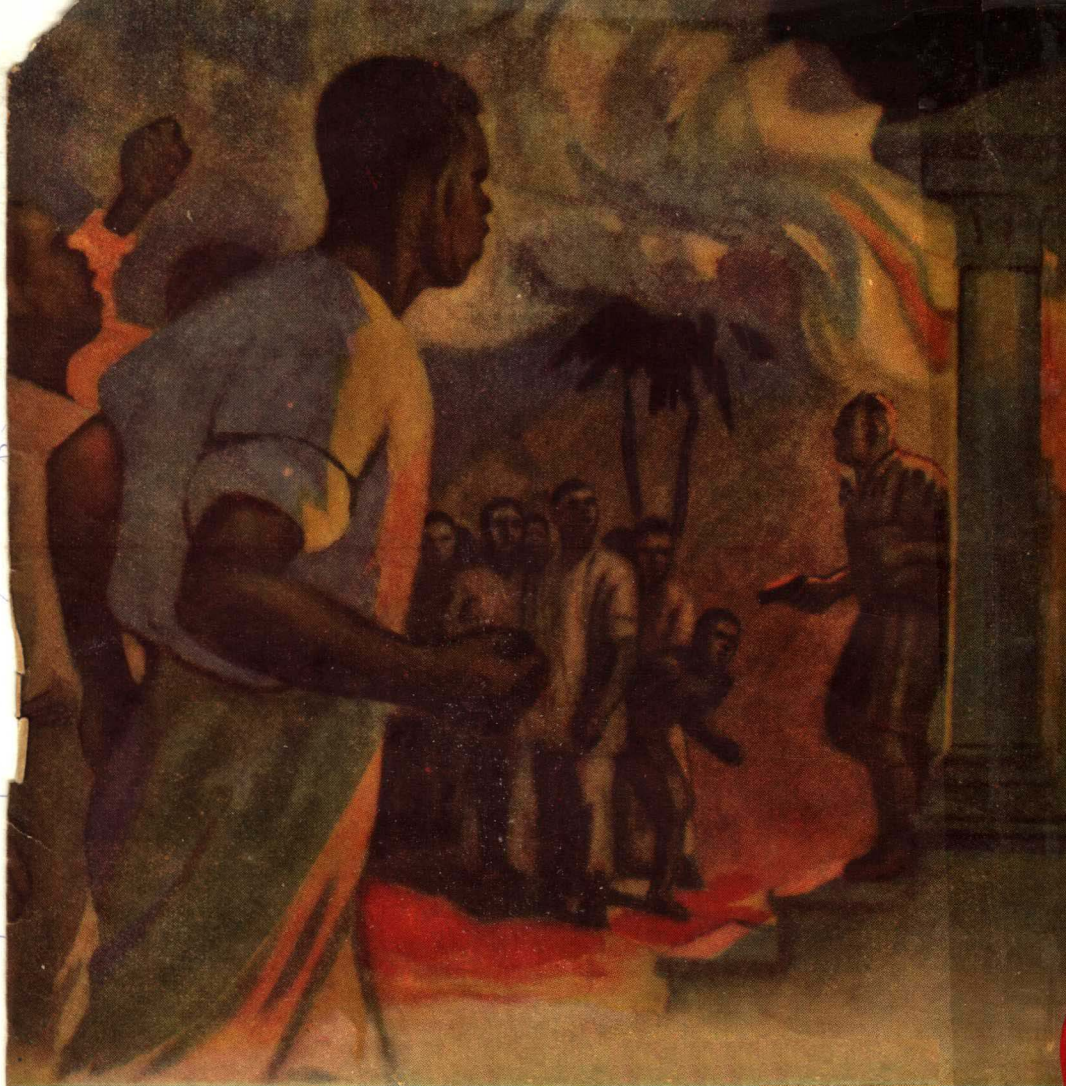




非洲的故事

伊·瓦連吉諾夫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非洲的故事

（一）

（二）

〔蘇聯〕伊·瓦連吉諾夫

非洲的故事

張 馨 譯
勒·羅依傑爾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И. Валентинов

РАССКАЗЫ ОБ АФРИКЕ

Детгиз 1951

書號：譯 0063 28 開本 129 千字 定價 6,700 元

非洲的故事(高)

著者	伊·瓦連吉諾夫
譯者	張
校者	丁如、呂
繪圖者	勒·羅依傑爾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195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時號

原 序

從突尼斯到好望角，從塞內加爾河到索馬里蘭半島，中間是一片幾千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陸，這是地球上的第二片大陸地。

在這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之間的廣大疆土上，居住着許多種民族和部落，他們從前都是獨立自由的人，而現在却在歐美殖民者的壓迫下呻吟。歐洲列強用暴力和狡計侵佔了非洲的土地，把非洲各族人民變為奴隸，強迫他們受其統治。

非洲只有三個國家表面上是獨立的，那就是埃及、阿比西尼亞和利比亞，但是連這三個國家也時常受到宗主國列強的壓迫和牽制。在埃及領土內的蘇彝士運河一帶，駐紮着英國軍隊。英國人自從一八八二年侵入埃及以後，就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國家。

阿比西尼亞幾乎四面都受到英法管轄區的包圍。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被意大利法西斯所侵佔。一九四一年英國軍隊幫助阿比西尼亞人趕走了意大利人，自己却在這個國家裏留了下來。美國帝國主義也侵入了阿比西尼亞，掠奪它的財富。

美國在利比亞的統治早就紮下了根。

美國的一些百萬富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了大財，現在又企圖統治全非洲，把歐洲殖民者從那兒排擠出去。美國商人靠了本國政府的幫助，侵入了英、法、比利時、葡萄牙等

國的勢力範圍：把資本投到鈾礦、金礦、鑽石產地、橡膠樹種植場和工廠裏，用這種手段使自己成爲那些工礦企業的實際佔有者。

作者在非洲的時候，曾經不止一次地和這些野性的白種外來人衝突起來。因爲他們對付所有不甘向殖民者屈服的人非常殘忍。

這本書裏只寫到非洲的幾個部分。不過這些地方的制度和風俗，和非洲其他地方相同。英國殖民地烏干達和坦干伊喀的奴役制度和莫凡那·瓦姆克裏面描寫的殖民地干雅一樣；在南非聯邦黑人被迫在鐵絲網裏幹活，這和比屬剛果的秘密裏講到的一樣。

侵略者的魔掌到處壓迫和窒殺誠實、勤勞的非洲人民。但是非洲人沒有向殖民者屈服。在外國奴役者和非洲人民之間進行着殘酷的鬥爭。非洲人並沒有對全人類所盼望的理想袖手旁觀，他們也正和全世界的進步人士一起爲爭取和平而鬥爭。在法國統治的西非洲和赤道非洲出現了非洲民主聯盟。這個政治團體奮鬥的目標是驅逐殖民者，爭取非洲人民的自由。這個聯盟的代表們參加了世界和平大會常會的工作，並爲擁護世界和平大會關於要求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的宣言徵集簽名。

非洲各族人民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還幫助偉大的和平陣營，他們正在爲粉碎新戰爭挑撥者想把非洲人給自己當砲灰、把非洲領土變爲軍事基地的陰謀而鬥爭。

伊·瓦連吉諾夫

目 錄

原序·····	一
比屬剛果的秘密·····	一
莫凡那·瓦姆克·····	九
兩百塊錢·····	一三
圍獵·····	一四
湖上的搏戰·····	一六
哈比勃參加了鬥爭·····	一七



比屬剛果的秘密

第一章

「噯，凱那，幫哥哥抬羚羊去呀！」老娜別圖努喊，她在中午明亮的陽光下眯着眼睛，望着從樹林裏出來的大兒子卡桑達。

卡桑達在一排排椰子樹和橄欖樹之間慢慢地走着，他揹着一隻長着彎彎長角的灰色大羚羊，在牠的重壓下彎着腰。他一手拿着弓和長矛，一手拉住背上獵來的山羊。他的火紅色小狗普吐姆在旁邊跑着，尾巴捲成一個圈，熱得舌頭也拖出來了。

老娜別圖努一想到兒子回來了她還沒有把飯菜做好，就着急起來，急忙去掘又粗又軟的馬尼奧克（薯）根。娜別圖努很瘦，黝黑的兩頰深陷進去，上面刺着花紋，那是兩道細小

的橫紋，從鼻子連到兩隻耳朵旁邊。

娜別圖努把白色的長根裝滿一皮袋，向一個圓形的茅屋走去。

「凱那，去接卡桑達呀，懶東西！」娜別圖努生氣地說。「快去！」

帶着睡態的凱那從一扇又當窗戶又當煙囪的門裏跳出來，迎着哥哥跑去。

太陽正掛在頭頂上，空氣熱得動盪起來了，在這個時候，村子裏是看不見人的。娜別圖努的鄰居瑪古阿從她躲避炎熱的歪斜茅屋裏走出來，扶着縛在背上的嬰孩，向娜別圖努走過來。瑪古阿的身子漆成了紅色，——照當地部落的風俗，這是說，這個女人不久以前初次做了母親。

「卡桑達是個好獵手，」瑪古阿指着走近的卡桑達笑着奉承地說，「要算村子裏最好的了，娜別圖努，把羚羊腿給我吧。」

娜別圖努很喜歡人家稱讚她兒子，於是就答應把羚羊腿送給女鄰居。

卡桑達把羚羊摔在地上，把長矛和弓箭交給弟弟。他擦乾流汗的臉對母親說：

「羚羊肉要燻乾。讓凱那幫你忙。現在你可以吃幾天飽飯了。」

羚羊肉是魔師們容許娜別圖努吃的唯一的肉食。別的肉她碰都不能碰。這是她的戒條。

娜別圖努從來沒有破壞過這戒條，因為她深信一位魔師供在樹林附近小茅屋裏的葉那神正在留神監視她，只要她有一點點違背神的意志的念頭，神立刻會懲罰她。今天卡桑達帶來一隻

（註）一種熱帶常綠灌木，高約一公尺半到三公尺，根可供食，製粉，生的有毒。

羚羊，使娜別圖努高興極了。

她懷着驕傲和慈愛的心情，看着自己的大兒子。他雖然還不滿二十歲，但已經是村子裏最勇敢、最強壯的人了。村子裏誰能有他這麼寬、這麼有力的肩膀！誰能有他跑得這麼快而不知疲倦的腿！他比誰都愛自己的母親，可是他又瞞住大家，他覺得一個男人愛女人總不好。除了這些，卡桑達還很漂亮。娜別圖努特別喜歡他額上和眼睛旁邊頰上的花紋，這給他的臉添上了威嚴的表情。這些花紋還是卡桑達小時候，父親給他刺的。卡桑達的頭髮梳得很高，用黏土黏住，永遠保持他小時候的髮式。

卡桑達的父親在上一次戰爭的時候被洋鬼子（註）派到阿比西尼亞去打意大利人，從此以後就一直沒有回來，卡桑達成了家裏最年長的男人。他是巴塔柯族最優秀的獵手之一，自從卡桑達爲了爭取戰士稱號用決鬥的方式打死一隻黑豹以後，楊戈也說他勇敢了。楊戈的話是很有分量的，他是巴塔柯族的族長，而巴塔柯族又是從基夫湖到剛果大河中間這片廣大的森林裏最強悍的民族之一。

卡桑達當戰士已經有幾個月了，他的上牙床缺少的兩顆門牙可以證明這點，那是一個魔師用巧妙的方法敲掉的。

娜別圖努關心地看着兒子。他的黑皮膚在太陽光下發亮。卡桑達的外表英俊、結實，但是他纏在腰間的巴格涅——兩塊用結實的樹皮織成的藍布——却穿破了，要修補。

（註）洋鬼子是在非洲某些地方對白人殖民者一種憤恨的稱呼。

「這隻羚羊很刁，」卡桑達說。「我追了牠一整天。大概是樹神古那在保護牠。凱那，幫媽媽拿點乾樹枝來吧。」

小狗普吐姆豎起身上的毛，繞着羚羊轉圈子，低聲叫着，一邊斜眼看着別人家的兩隻瘦狗，那兩隻狗正用無神的眼睛看着普吐姆主人的獵物。

娜別圖努動手給兒子做飯。卡桑達坐在門口等飯燒好，他雖然很疲倦了，還是把末端裝着大南瓜的單絃竹琴拿在手裏彈着玩。他很喜欢彈竹琴。

這個森林中的吉他發出了柔和的聲音，卡桑達坐在茅屋的陰影底下躲避太陽，唱着獵人的歌：

「一個巴塔柯獵手，

在林中遇到獅子。

獅子不願意讓路

給勇敢的獵手。

勇敢的獵手

就用箭射獅子，

又用長矛把牠戳穿。

獅子倒下，獵手笑了。

啊哈，啊哈；獵手笑了！」

歌手的聲音顫抖着響起來。他的臉色陰沉了。眼睛濕潤了。

老因朋勃聽見歌聲走了過來，他身上除了巴格涅，還穿着一件有條紋的水手背心——這是他的同族人所羨慕的東西。因朋勃參加過洋鬼子的探險隊，到過許多遙遠的地方。他給他們捎東西。因朋勃一生中見過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卡桑達很喜歡聽他講故事，雖然不是永遠相信他的話。

因朋勃講到住在基夫湖東邊的獨臂巨人，那些人用石頭一般的拳頭，一下子就能打死許多大象，又講到有尾巴的，可怕的尼姆尼姆人，他們一天要吃一個人。有一次，因朋勃講到法庫老婆婆，說她的舌頭那麼長，那麼厲害，竟可以捲死一個人。法庫追了因朋勃很久，他好容易才脫了險；獨臂巨人的魔師送給他一翼有魔法的鷹翅膀，他把它縛在腰裏，飛過了樹林。這件事聽的人都不相信，有一個黑人甚至說，法庫老婆婆的舌頭比因朋勃的還短些。從此人們就把因朋勃叫做長舌頭因朋勃。

因朋勃要是遇到另一個老頭契阿基（那老頭曾經和他一起在樹林裏給洋鬼子捎過東西）談起來，他們的博學會使周圍的人都覺得驚奇，這兩個老頭彼此講朋加耳族話（註）。他們講的話，村子裏的人一句也聽不懂，但是大家都懷着敬意看着這兩個老頭。

因朋勃喜歡音樂，碰到卡桑達彈竹琴，也總是走過來。
「羚羊很好哇，」因朋勃坐到卡桑達旁邊，說。

卡桑達點點頭又彈下去。

（註）比屬剛果殖民地軍隊中規定的一種語言，作為各民族兵士間的共同語言。

「我在洛瑪米森林裏打獵的時候，打到過一隻比這大一倍的羚羊，」因朋勃接下去說。
「不過牠有十條腿，跑得比箭還快。」

「那麼你怎麼打死牠的呢？」卡桑達不相信地看着那老頭。

「這很簡單。我從前面繞過去，迎着羚羊射了一箭。如果我在牠後面射箭，永遠射不到牠的。跑得快極了，這十條腿的羚羊……」

因朋勃站起來，試着去舉羚羊，但是沒舉起來。他又和卡桑達並肩坐下。

「這隻羚羊很輕，」他一本正經地說。「那隻十條腿的要比這隻重兩倍呢。我把牠扛了整整一星期——整整四天（註）。」因朋勃用兩隻手捧住卡桑達的堅硬的肌肉，緊緊捏住。

「你很結實，卡桑達。但是三十年前我比你還強呢。好比大象強過水牛一樣。」

卡桑達的眼睛調皮地眯起來。

「你不相信？隨便問誰都行。這些年來我乾癟了。你將來也會老的。」因朋勃不高興地沉默下來了。

「你要羊肉嗎，因朋勃？待一會兒來——我們分給你一塊。你要切什麼地方的肉？」

「我家裏有……」老頭嘟囔着說。「切腿上的吧！」

因朋勃走了，卡桑達站起來，爲了避開門裏冒出來的一股黑煙，他彎腰走進了茅屋。屋子的上半部煙霧瀰漫。屋簷底下的橫樑上掛着許多高粱桿，老娜別圖努要用這些高粱來製酒

（註）剛果有幾個部族裏規定一星期是四天。

的。屋子裏幾乎一片黑暗。這兒從來照不到陽光。只有離門口不遠一塊方石頭上的火堆，發出了微弱的火焰，照着這間屋子。

卡桑達躺在靠牆鋪的一張水牛皮上，雖然還是白天，他立刻就睡着了。頭一天夜裏他幾乎沒有睡過覺。過了半個鐘頭光景，他被一陣激烈的狗叫和嘈雜的人聲驚醒了。凱那把頭伸進門裏大叫：

「卡桑達，起來呀！洋鬼子來了！」

就他們這一族的生活來說，這是一件大事，因為他們的村子在大樹林的深處，白人很少到這兒來。

卡桑達把手放在眼睛上面，遮住耀眼的太陽光，走出茅屋。河那面的樹林裏走出來一大羣人。前面走着三個穿便衣的白人，後面是一隊比利時兵士，再後面是頭上頂着包裹的黑人腳伏。

卡桑達站在羚羊旁邊，覺得很有趣地看着這些客人。

走在前面的一個白人，看樣子是洋鬼子國家裏的大人物，他長得又高又胖。走在後面的兩個白人，和他保持相當的距離，對他非常恭敬。

那個洋鬼子看見躺在地上的羚羊，就走過來看。普吐姆一點也不知道這個客人有多尊貴，悄悄地從後面向他走過去，但是卡桑達喝住了牠，那條狗便夾緊了尾巴鑽到茅屋裏去。另外兩個白人也過來看羚羊了。那個神氣活現的洋鬼子說了幾句聽不懂的話，一個黑人

翻譯便說：

「埃姆斯里先生問：這隻羚羊是不是你打死的？埃姆斯里先生是白人國裏最有錢的人。」

「是我打死的。這隻羚羊很狡猾，我追了牠一整天呢。」

「我可以出兩塊錢買這兩隻角。」白人指指羚羊的一對又長又彎的角說。

卡桑達的笑容寬展了，他想使客人滿意，就說：

「羚羊角不能吃，一點不值錢。既然埃姆斯里先生要，就拿去吧。」

但是埃姆斯里先生以爲這是黑人在耍花招，希望把角多賣幾個錢，他皺緊了眉頭。

「好，」他生氣地說。「我給你五塊錢。等一會兒把羊角送到我的帳篷裏去。」

「羊角一點不值錢……」卡桑達又說，但是這洋鬼子把手一摔，生氣地說：

「喂，够了，够了，你騙不了我！五塊錢是大價錢了。」

埃姆斯里把一張綠色的紙幣塞到失去主意的卡桑達手裏，看也沒看一眼，就和一個同伴談着話，朝樹林走去。一隊兵士和黑人腳伏也跟着他走了。這時候，那個一直默默地站在旁邊的第三個白人，走到卡桑達面前，握住他的胳膊肘，用剛果河右岸許多民族說的金宛話說：

「你願意到礦上去做工嗎？在那兒你可以看見許多有趣的東西，回來你就是村子裏最有錢的人了。」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了，卡桑達猶豫起來，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那個洋鬼子看到他這樣就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考慮一下。我以後再來。」

「我想……把這張紙幣還給埃姆斯里先生。羚羊角一點不值錢，我不能收錢。」卡桑達把五塊錢遞給白人。

白人接了錢塞進袋裏，笑嘻嘻地沿着村子跟在去遠的同伴後面走去。

卡桑達後來才知道這個人是「卡坦加礦務公司」的礦工徵募人亞爾勃·桑帖吉尤。

二

白人走了。在族長楊戈那兒充當魔師，兼充醫生和理髮師的伊富符向卡桑達走來。

「楊戈叫你去見他，」伊富符嚴厲地說。「走吧！」

卡桑達惶恐地跟着魔師走，一邊心裏盤算，威嚴的族長叫他去有什麼事。

伊富符神氣十足地走着。他的手上和腳上戴的銅環和鐵環叮噹作響，其中有許多都是有魔法的護身符。魔師走得很慢，按照禮儀用力地左右擺着腰，表示他的飾物實在太多了，連邁步都不容易。

巴塔柯族的族長楊戈在他的茅屋門口，坐在五張連鋪的豹皮上，這些豹皮證明他很有錢。他好像並沒有發現走進來的人。他的小兒子坐在他腳邊出神地啃着一段去了皮的白色甘蔗。

這兒還有兩個魔師。其中一個正在給族長的手臂刻新奇的花紋，用一把特製的刀，在皮

膚上劃出許多小道道，把一小塊一小塊的泥填進傷口裏去。

族長的全部衣着是一條紅布巴格涅和一雙厚底草鞋。他的右手戴着很多環子，其中最貴重的要算一道鐵護符，那個東西能替他祛除百病。楊戈的這道護符是用五十個南瓜瓶裝的棕櫚酒向鄰近的古羅古羅族一位魔師換來的。照本族魔師的指示，爲了防止護符失去法力，楊戈遇到和女人談話、抽煙或拿刀的時候，必須摘下這個環子。楊戈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銀絲邊眼鏡，那是他的一個魔師從一個到這兒來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師那兒偷來的，那魔師用這個辦法證明了他的魔法比洋鬼子的傳教師更高明。楊戈很喜歡這副眼鏡，夜裏也捨不得離開它。不過，他最初戴的時候眼睛很痛，據魔師們說，這是洋鬼子的殘餘魔法在作怪，等到伊富符把眼鏡上的玻璃敲碎，它就不再使楊戈不舒服了。

楊戈被推爲族長已經有好久了，族裏的人在他的管理下過着安樂的生活。

楊戈是個賢能的人。他不但避免和鄰族發生爭吵和衝突，還和他們進行興旺的貿易，用穀子、馬尼奧克粉和棕櫚酒去換鹽、布疋和其他的貨物。他把兩個男孩送到遙遠的加帖勃族的村子裏去學鐵匠的手藝，付給那個族四顆象牙的學藝費。楊戈的確很能幹。他爲了叫那兩個孩子好好學習，命令他們在萬能的馮神——用紫檀木雕成的復仇神——面前立下可怕的誓言：不在外族地方閒蕩。伊富符給他們立了幾條戒條：不打獵，不和朋友嬉戲，不違拗先生的話。這兩個孩子沒有違背諾言。三年以後，他們成了很好的鐵匠。現在巴塔柯族做着斧頭、鶴嘴鋤、箭頭、矛頭的生意。族裏的這項收入在有時到村裏來收稅的洋鬼子的僕從們面